

明太祖革命武功記

署居正



明太祖革命武功記卷一

湖北蕲春方覺慧纂

奮起淮甸記

一、元璋之先世源流及其生歷 太祖諱元璋字國瑞濠

州鍾離縣東鄉人先世居沛後徙句容名朱家巷

太祖實錄以下

簡稱實錄其高祖六是爲德祖娶胡氏生二子長四五公次四

九公卽曾祖爲懿祖娶侯氏生子四初一公初二公初五

公初十公凡四人初一公卽祖考爲熙祖

剪勝野聞載太祖自叙世德碑

文累世積善隱約田里宋季世熙祖始徙家渡淮居泗州

實錄卷一

初一公配王氏生子二長五一公次世珍爲仁祖卽

元璋之父也元初籍淘金戶金非土產市於他方因困于役棄田廬携二子遷泗州盱眙縣五一公僅十有二歲世

珍纔八歲其祖考營家泗上置田治產及卒家日削五一
公娶劉氏生子四人重一重二重三生盱眙重五生鍾離
世珍娶陳氏生子四人長重四生盱眙重六重七生五河
元璋其季耳剪勝野聞載太祖自叙世德碑文時戊辰年九月十八日也

元天歷元年

二元璋少年貧窘託跡緇流密圖革命元璋十歲徙西

鄉既長鳳目龍顏奇骨貫頂廓然有大志湯潛庵擬明史稿卷之一資

稟生知勤于聞善每遇間墅鄉校講說詩書必注意聽之

而不去有儒衣數人講學以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

鬲爲六人元璋曰微子王子箕子所封爵與國也微仲比

干膠鬲是人名眾皆嘆服泗水張定在田錄就學聰明過人事親

至孝

願錫疇綱鑑正史約

甲申年

元至正四年

旱蝗大饑疫元璋時年十

七、四月父亡，伯兄歿，而母卒，連遭三喪，又值歲歉。實錄卷一

貧不能葬，鄉人劉繼祖畀以葬地，卽鳳陽祖陵也。明鑑前紀是

時元璋與仲兄二人形影相弔，度無與俱存，仲兄遂他往。

按太祖自叙世德碑文曰：先兄重四公，有子文正，今爲大都督，重六重七俱絕嗣。甲申歲，父母長兄俱喪，次兄守業

又次兄出贅劉氏某託跡繙流昭代典則卷一載甲申歲天災流行疫癘大作，仁祖及陳太后俱邁病，同月辭世。兄

南昌王臨淮王亦先後疫歿，歲復旱蝗，時昭王走他境，度荒未幾亦歿。元至正十二年，天下大亂，諸兄皆亡。世德碑

文言之更明證諸太祖仲兄叔兄不歿於甲申之歲而歿於甲申以後，今從世德碑文昭代典則二書。元璋

乃得隣姬具儀物，禮寺僧高彬，入皇覺寺居焉。明史稿開國紀卷一

是年九月，寺之主僧因歲歉不足以供眾食，散其徒，入寺

甫兩月，罹此饑饉，徬徨三思，歸則無家，出則無學。皇陵碑乃

遊他方，走合肥，適六安，歷光固汝潁諸州。元璋過臨淮郭山甫驚異急具

饌與交懽酒酣踞上修陳天表之異，他日貴不可言，幸無相忘。山甫私與諸兒曰：吾視若曹皆非田舍郎，但可封侯。

今始知皆以此公耳宜謹事之皇明從信錄卷一一暗結豪俠密圖反元得志同

道合者實繁有徒崎嶇三載復還寺居孑然一身矢志革

命奔馳於濠定之間結納壯士勇夫如費聚也納交於濠

垣明史稿周德興也相得於里閭明史稿徐達湯和吳良

吳楨花雲陳德顧時耿再成耿炳文唐勝宗陸仲亨華雲

龍鄭遇春郭興郭英胡海從信錄張龍陳桓謝成李新材

從信錄張赫張銓等合費聚周德興共二皆密結於平日

田興亦訂交於患難按元璋歸里得壯士徐達湯和等入

民之志乃糾合義旅招延豪傑故元璋在甥館湯和委心

推翊為萬夫長時彭早住趙均用在濠橫暴度不可振乃

獨以徐達湯和等二十四人為基幹人才辭去郭帥令費

聚復招壯士數千人南略定遠至元璋總和陽兵時諸將

未盡心服惟湯和聽命甚謹詠化類編開基卷之一載廖

永安密報趙普勝之異謀此皆平日密結之明證也復考

興龍記載洪武三年田興行賈過六合遇虎當道興伺山

谷打殺之事聞太祖一再詔請堅不入朝最後特遣詹同

奉手書渡江敦勸書曰元璋見棄於兄長不下十年地角
天涯未知雲遊之處何常暫時忘也近聞打虎留江北爲
之喜不可仰兩次詔請更不得以勉強相屈文臣好弄筆
墨所擬詞意不能盡人心中所欲言特自作書略表一二
願兄長聽之昔者龍鳳之偕兄長勸我自爲計又復辛苦
跋涉參謀行軍一旦金陵下告遇春曰大業已定天下有
主從此浪跡江湖安享太平之福不復再來多事矣我故
以爲戲言不意眞絕跡也皇天厭亂使我滅南盜驅北賊
無才無德豈敢妄自尊大天下遂推戴之陳友諒有知徒
爲所笑耳三年在此位訪求山林賢人日不暇給兄長移
家南來離京甚近非但避我且又拒我昨由去使傳言令
人聞之汗下雖然人之相知莫如兄弟我二人者不同父
母甚於手足昔之憂患與今之安樂所處各當其時而不
生交誼不爲時勢變也世未有兄因弟貴惟是閉門踰垣
以爲得計者也皇帝自是皇帝元璋自是元璋元璋不過
偶然作皇帝並非作皇帝便改頭換面不是元璋元璋也本
來我有兄長並非作皇帝便視兄長如臣民也願念兄弟
之情莫間君臣之禮至於明朝事業兄長能助則助之否
則聽其自便只叙兄弟之情斷不談國家之事美不美江
中水清者自清濁者自濁再不過江不是腳色觀此書內
容則知田興志操卓異可與共患難而超然不願與時元
共富貴但興爲元璋密結反元之友此又其明證也時元
政昏濁紀綱不立君荒臣專民心思亂江淮汝潁間義兵

大起元史紀事

三、郭子興起兵濠州元璋投身入伍 壬辰年春定遠富

民郭子興與其黨孫德崖等起兵攻破濠州自稱元帥元

璋時年二十有五元璋自十七歲至二十五歲苦聞子興

舉兵欣然往見子興奇其狀貌留事左右命長九夫常指

與謀事凡攻討命以往戰輒勝子興愛之乃以所撫馬公

女妻焉馬公宿州閔子鄉人素剛直重然諾愛人喜施避

公謀還宿州起兵應子興以女托之子興撫如己出馬公

尋卒子興為女擇配以元璋當達有智略宜配之子興妻

張氏曰今天下亂君舉大事正當收豪傑成功業一旦彼

或為他人所親誰與共事者子興意決乃以女妻之皇

明從信錄卷之一即高皇后也實錄卷一元璋智略機警深沈不耀子

興與德崖同起事不相能元璋調護之季秋元丞相脫脫

克復徐州芝麻李遁去彭大趙均用率餘眾奔濠子興等

納之使居已上事皆稟命

從信錄卷一

大有智數子興禮大而

易均用

潘聖章國史攷異

於是德崖譖諸均用曰郭子興知有彭

將軍耳均用怒德崖與之謀伺子興出執之幽諸德崖砦

元璋方在淮北聞難亟歸道遇故人止之曰郭公已被執

并欲執公元璋曰郭公於我厚有難不救非義也馳至郭

氏急率子興次子往訴於大犬曰吾在孰敢魚肉而翁輒

呼兵行元璋亦披甲執兵偕詣德崖砦中破械出挾子興

以歸是年冬元將賈魯圍濠元璋與子興竭力捍禦

明鑑

前紀卷上

癸巳年春賈魯死五月元兵解圍去六月元璋

還里募兵得七百人子興喜署爲鎮撫時彭趙所部暴橫

子興弱元璋度濠諸帥無足與同謀乃棄所部數百人歸

他將獨率鄉里壯士徐達湯和等二十四人欲南略地

鴻猷

錄卷

三 招降民兵守則可以鞏固濠州進則可以攻取滁和
與人以易自處以難毅然決斷於心仍奉郭帥令惟謹

明太祖革命武功記卷二

湖北蘄春方覺慧纂

掌握兵權記

一、略定遠得馮國用李善長問定天下大計及諭以處左右之方 甲午年春定遠縣張家堡有民兵團結號驢牌寨無所屬且乏食子興欲招之念無可使者元璋請命騎士費聚往以計招降得壯士三千人後元璋率之而東夜襲元知院老張于橫澗山得精兵二萬悉加訓練元璋諭之曰爾眾初非不多一旦爲吾所有何也蓋將無紀律士不素練故令爾等練習知紀律共戮力以建功業眾皆惟命是從定遠馮國用與弟國勝國勝改名勝字宗異因淮南起兵里人推爲義兵長保鄉里兄弟聚眾立砦自固元璋以兵略

至妙山國用率所部來謁元璋見奇之曰爾被服若是其儒生耶因問定天下計將安出國用曰有德者昌有勢者強明公豈無意乎建康龍蟠虎踞帝王之都拔建康而定鼎然後命將出師掃除羣寇救生靈於水火勿貪子女玉帛倡仁義以收人心天下不難定也元璋大悅俾其兄弟皆贊兵政預機密於是併軍南略滁陽道遇李善長來謁與語甚悅留幕下俾掌書記語之曰方今羣雄並爭非有智者不足與謀吾觀羣雄中持案牘及謀事者多毀左右將士將士不得展其能以致于敗其羽翼既去主者安得獨存故亦相繼而亡宜鑒其失務協諸將以成功毋效彼所爲也善長謹受命隨元璋進攻滁陽

實錄卷一

二取滁州克之奉子興至滁稱滁陽王元璋既略定遠

兵至數萬人，軍聲頗振，豪傑響應。七月，率眾往取滁州。以花雲爲先鋒，單騎前行。道遇賊數千人，顧從騎遠，欲退。恐敵乘之，雲乃拔劍躍馬衛之，直衝敵陣，敵驚視之，不敢禦。曰：「黑將軍勇甚，未可與爭鋒也。」抵滁州，眾大至，遂進克其城，駐師焉。鴻猷錄卷一是冬，彭大自稱魯淮王，趙均用自稱永

義王，未幾大死。子早住領其眾。

國史考異

二人尋相吞併，戰士

多死，早住亦亡。惟均用專據濠州，狼戾益甚。

從信錄卷一

挾子

興攻盱眙、泗州，將害之。元璋遣人說均用曰：「大王窮迫，郭

公開門延納，德至厚也。大王不能報反，聽細人言圖之，自

剪羽翼，失豪傑心，竊爲大王不取。且其部曲猶眾，殺之得

無悔乎？均用聞元璋兵盛，心頗恐，又使人賂其左右，子興

用是得免。乃將其所部萬人，率至滁州。稱滁陽王，聞元璋

所得兵三萬餘人，號令嚴明，軍容整肅，乃大悅。元璋以所得兵三萬歸之，奉其號令，居三閱月。子興惑讒言，悉奪其兵柄，無預征伐。而元璋未嘗有怨言。明史前紀先是，元璋每遇敵，智勇奮出，身先士卒，故所向克捷。凡軍中有所得，皆無私取，輒分給部屬。他將有所獲，輒以獻子興。子興以元璋無所獻，頗不悅，故讒言得以間之。元璋妻馬氏知其意，凡將士略有所獻者，悉遺子興。妻張氏由是疑釁漸釋。實錄卷一按自軍興以來，元璋兩次援救子興，是其忠義也；歸三萬人於子興，是其仁讓也；戰有所獲而分給部屬，是其廉愛也；奪其兵柄而事之愈謹，是其堅忍也。一身兼有此美德，故卒以成帝業。

三營救六合智全滁城

十月元將脫脫大敗張士誠於

高郵分兵圍六合六合求救於子興子興素與其帥有隙故難之元璋曰六合破滁州不能獨存可以小憾而棄大事乎子興悟元兵號百萬諸將莫敢往託言禱神勿吉爲辭元璋曰事之可否當斷於心何禱爲遂率師東之六合與耿再成軍瓦梁壘救之元兵攻之急每日暮壘垂陷詰旦復完壘與戰尋以計紿之元兵列陣徐引而去尋元兵大至欲攻滁元璋設伏澗側令再成佯走誘之渡澗伏發城中鼓譟而出元兵大敗

從信錄卷一

獲其馬甚眾然度元兵

勢盛恐益兵來攻乃具牛酒歛所獲馬遣父老送還令告其帥城主老病不任事謹遣犒軍城中皆良民所以結聚備他盜耳將軍欲以兵戮之民固畏死非得已也將軍幸撫存之惟軍需是供今高郵巨寇未滅奈何移兵戮良民

元將引兵而去滁城得完

實錄卷一

四定和州總諸將兵禦元兵却之

乙未年

元至正十五年韓林兒稱

帝於亳州國號宋改元龍鳳元年

正月諸將以城中乏糧欲議所往滁陽

王召元璋問計元璋對曰困守孤城非策今欲謀所向惟和陽可圖然其城小而堅可以計取難以力勝王曰計將安出元璋曰選勇敢士三千令衣青衣椎髻左衽佯爲元兵以四橐駝載賞物使人聲言廬州兵送使者入和陽犒賞將士和陽兵見必納之無疑再以絳衣兵萬人踵其後約相距十餘里候青衣兵薄城舉火爲號絳衣兵卽鼓行而趨取之必矣王曰善命張天祐湯和等將青衣兵趙繼祖爲使前往耿再成將絳衣兵繼之會天祐兵就食他道失期不至再成兵候之過期不見舉火意天祐兵已入城

遂率眾抵城下，元守將也先帖木兒閉城禦之，以飛橋縋兵出戰，再成不利。中流矢走，眾皆潰。元追三十餘里，至千秋壩。日暮收兵還，會天祐兵至，擊元兵敗之，追至合州小西門。天祐湯和等奪其橋而登，將士從之也。先帖木兒乘夜遁去，遂入據其城，再成不知。天祐入和陽，敗兵歸報。滁州元軍遣使來招降，王益怒，召元璋與謀。時兵皆遠出，城中守備單弱。元璋令合滁三門兵於南門，使填塞街市，呼元使者入，叱令膝行見王。王諭之多失辭，元璋從旁曲讚之。眾欲殺使者，元璋曰：「兵出城虛，若殺其使，彼謂我怯，殺之以滅口，是速其來也，不如縱之歸，揚以大言，彼必畏憚，不敢進。」王從之。明日，元兵果解去。時王猶未知天祐等已拔和陽，命元璋率二千人往收敗卒，仍窺取和陽。至中途，

復集再成等潰兵千餘人、合兵三千餘人、率徐達、李善長等先進、暮抵城下、始知天祐等已據和州、

鴻猷錄卷二

元璋入

城撫定之、報滁陽王、王檄元璋守和陽、總諸將兵、元璋秘其檄、時諸將驕、不肯下期會、日元璋微除榻以觀之、俗尙右、諸將入皆踞右、虛左以待元璋、元璋故後入、就左、不爲異、已而城守機密、白事者雁列、諸將瞠視無可否、元璋剖決立辦、始稍屈服、和陽城未甃、乃議分工甃城、廣袤限以丈尺、刻期各完所業、諸將玩爲故常、越三日與諸將閱城、惟元璋先期畢工、始出檄南面坐曰、奉命總諸公兵、今甃城皆不如期、非我擅專、且總兵大事、若無約束、事何由濟、自今違令者、以軍法從事、諸將惶恐謝、初諸將破城、橫暴多殺人、城中人民、夫婦不相保、元璋召諸將士謂之曰、諸